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會要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溫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録監生臣汪承泰

唐會要卷十一

宋　王溥　撰

明堂制度

貞觀五年太宗將造明堂太子中允孔穎達以諸儒立議頗乖故實上表曰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豆盧寛國子助教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勅云為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謹按六藝羣書百家諸史

皆名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聞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

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儀一也又明堂

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為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異

制不可常然猶皆依大典貴在朴素是以席惟藁秸器

尚陶匏用繭犢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迥

浮閣凌空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

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坐祀后土於下防

臣以上坐止於基上下防惟是基下既云四面無壁未

審伯莊以何知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為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寛等議曰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是以朝覲祭祀並皆在廟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升樓路便窄隘乘輦則接神不敬步陟則勞勤聖躬侍衛在旁百司供奉求之經訓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說欲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伏乞以臣愚表下付羣官詳議焉侍中魏徵議魏徵

議見文苑英華曰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齊即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英華本多一百一字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歎意在兹乎英華本尚有九十四字臣等親奉德音得參大議思竭塵露增崇

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據
蔡邕之説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為則大體傷
於質畧求之情禮未臻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舍請為
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
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
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度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
自我而作不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不
使太山之下惟聞黄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

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至十七年

五月秘書監顏師古議英華亦載此議曰竊以明堂之制爰自

古昔求諸簡牘全文莫覩肇起黄帝降及有虞彌歷夏

殷迄於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模衆說舛駁互執所見

鉅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

有布政之宫也徒以戰國縱横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

禮湮亡今之所存記傳雜說用為準的理實蕪昧然周

書之敘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庫雉門據此一塗固是

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及左个右个又與月令四時之次相同則路寢之義足為明證又文王居明堂之篇帶以弓韣禮於禖下九門磔禳禦止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為酒以合三族凡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班皆在路寢者也又禮記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尸子亦曰黄

帝曰合宫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别處大戴所説初有近郊之言後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令既在皐庫之内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廣集縉紳言論紛紜終以不定乃于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無擇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起孔牢等乃以爲明堂辟雍太學一實三名金褒

等又稱經傳無明文不能分别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𤣥則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淳于澄又云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潁容釋例亦曰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為巧說並出自胷襟曽無師祖審見且夫功成作樂理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衡前後莫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一百五十四字假使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彞則尚或補其

闕漏況乎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英華本尚有數十字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祇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畧而不論也又上議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發德音又遣詳議但以學者嵩固人人異言損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為五帝之後兩漢以前高下方圓皆不相襲惟在陛下聖情創造即為大唐明堂足以傳於萬代何必論戶牖之少多疑階庭之廣狹若恣儒

者互說一端久無斷決徒稽盛禮昔漢武欲草封禪傳
問諸生所說不同莫知孰是惟御史大夫兒寛勸上令
自決定于是遂成登封之禮臣之愚誠亦望陛下斟酌
繁省自為節文不可謙讓以淹大典永徽二年七月一
日詔朕聞上玄幽賛處崇高而不言皇王提象代神工
而理物是知五精降德爰膺帝者之尊九室垂文用紀
配天之業合宮靈府創洪規於上代太室總章標茂範
於中葉雖質文殊制奢儉異時然其立天中作人極布

政施教其歸一揆今國家四表無虞人和歲稔作範垂訓今也其時宜令所司與禮官學士等考覈故事詳議得失務依典禮造立明堂庶曠代闕文獲申於兹日因心展敬永垂于後昆其明堂制度宜令諸曹尚書及左右丞侍郎太常國子監秘書官弘文館學士同共詳議於是太常博士柳宣依鄭玄議以為明堂之制當為五室内直丞孔志約獻狀據大戴禮及盧植蔡邕等議以為九室曹王友趙慈皓秘書丞薛文思等各進明堂圖

樣諸儒紛爭互有不同上以九室之議理有可依乃令所司詳定明堂形制大小階基高下及辟雍門闕等制度務從典故也明年六月二十八日禮官學士詳議制度久之不定上乃内出九室樣更令有司損益之有司奏言内樣堂基三重每基階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三尺上基象黄琮為八角四面安十二階請從内樣為定基高下仍請准周制高九尺其共作司約准二百

四十八尺中基下基並望不用又内樣室各方三筵開
四闥八窗室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按春秋大饗五帝
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饗總於太室若
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之正其安置九室之制增
損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
室謂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當太室四面青陽明堂
總章玄堂等室各長六丈以應太室濶二丈四尺以應
左右房室門並通巷各廣一丈八尺其鄭玄盧植説以

前梁為楣其徑二百十六尺法乾之策圓楣之下所施
圓柱旁出九宮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共
作司約准面別各餘一丈内樣室別四闥八窓檢與古
合請依為定其戶仍在外設而不開内樣外有柱三十
六每柱十梁内有七間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
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飛檐應規請依内
樣為定其蓋屋形制仍望據考工記改為四阿并依禮
加重檐准太廟安鴟尾堂四向五色請依周禮白盛為

便其四向各隨方色請施四垣及四門辟雍案大戴禮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廣内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輔黄圖云水廣四周與蔡邕不異仍云水外周隄又張衡東京賦稱造舟為梁禮記明堂陰陽錄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濶今請減為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為梁其外囙以圓隄并取陰陽水行左旋之制殿垣案三輔黄圖殿垣四周方在水内高不蔽日殿門去殿七十二

步准令行事陳設猶恐窄小其方垣四門去堂步數請准太廟南門去廟基遠近為制仍立四門八觀依太廟門別各安三門施玄闔四角造三重魏闕自後羣儒紛競各執異議九室五室俱有依憑上令所司於觀德殿前依兩議張設上觀之謂公卿曰明堂之制自古有之議者不同所以未造今令張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為宜工部尚書閻立德奏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闇五室似明取舍之宜斷在聖意上亦以五室為便後以制度未定

而止乾封三年二月十二日詔郊社嚴配未安太室布政施化猶闕合宫所以日昃忘食中宵輟寢討論墳籍錯綜羣言採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賾斟酌前載制造明堂宜命有司及時起作務從折衷稱朕意焉于是大赦改元

總章二年三月九日詔上考經籍制為明堂處二儀之中定三才之本治兹一宇臨此萬方屬歲饑而止總章分萬年縣改明堂縣

光宅元年十月梓州人陳子昂上疏曰臣伏見天皇大

帝得天地之統封于泰山功德大業與天比崇矣然尚
未建明堂之宮遂朝上帝使萬代鴻業至今猶闕陛下
若欲調元氣睦人倫躋俗仁壽興風禮讓舍此道也于
何理哉願陛下念先帝之休意作大唐之鴻基于國南
郊建立明堂使宇宙黎元遐荒夷貊昆蟲草木天地鬼
神粲然知陛下方興三皇五帝之事也與天下更始不
其盛哉昔者黃帝合宮有虞總章唐堯衢室夏后太室
羣聖之所以調元氣理陰陽于此也臣雖末學竊聞明

堂之制有天地之則焉有陰陽之統焉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故不順其時月之為政也則水旱興疾疫起蟲螟雨雹成災陰陽不和元氣以錯故昔者聖人順以為政成大業也臣願陛下為大唐建萬代之業者意在茲乎臣願陛下以臣此章與三公九卿賢士大夫議之於庭儻事便於今道不違古即請陛下徴天下鴻生碩儒博通古今皇王政禮之術者延問於庭與之案周禮月令而建之臣必知天下

庶人子來可不日而成也乃月孟春陛下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佩蒼玉三公九卿賢士大夫鴻儒碩老衣冠之侶朝于青陽左个天子負斧扆憑玉几南面以聽天下之政乃令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無失經紀以初為常陛下躬耕籍田親蠶事以觀天下之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天下之孝悌明訟恤獄以息天下之淫刑除殘去暴以登天下之仁壽修文尚德以止天下之干戈察孝興廉以除天下之貪吏鰥寡孤獨廢

疾羸弱不能自存者振卹之後宮美人非三妃九嬪八十一御女之數者出嫁之珠玉錦繡雕鏤伎巧之飾非益於理者悉棄之巫鬼淫祀誣惑良民者悉禁之天人之際既洽鬼神之望允塞然後作雅樂潔粢盛宗祀天皇於明堂以配上帝使萬國各以其職來祭豈不休哉垂拱三年毀乾元殿就其地創造明堂令沙門薛懷義充使四年正月五日畢功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廣三百尺凡有三層下象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圓

葢葢上盤九龍捧上層法二十四氣亦圓葢亭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樘槐藉以為本亘之鐵索葢亦有鸑鷟黃金飾之勢若飛翥刻木為虬架梁漆之明堂之下施鐵渠以為辟雍之象號萬象神宮因改河南縣為合宮縣左史直弘文館劉允濟上明堂賦百官賀明堂成上表曰臣某以下若千人等言臣聞上帝高居懸太微之府先王建國闢宗祀之堂不有大聖誰能經始伏惟天冊金輪皇帝陛下尊祖揚禰嚴禋之德最先統天順時布政之道尤急親

紆睿思躬運玄謨故能上合乾坤下符龜策柱將扶而已立石未鑿而懸開丹鷟跂甍似鳴岡而遠至蒼虬繞棟疑出河而欲飛神光熠燿於向晚仙樂清泠而方晝月維孟夏時屬正陽張文物於闕庭震聲名於宇縣聖皇戾止諸侯在列穆穆焉顒顒焉交喜氣於三靈動歡心於萬類者也臣等竊窺朝典既逢嘗麥之辰旋顧野誠輕龔獻芹之禮謹上食若干舉如列滋疎鶴鼎味劣魚庖何以延蓮蒲之涼契芝英之壽無任誠懇之至謹

奉表隨進

證聖元年正月詔十七日御端門賜酺宴十六日明堂後掖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明並盡左拾遺劉承慶諫曰明堂宗祀之所今忽被災陛下宜輟朝停酺以答天譴天后欲責躬避正殿納言姚璹進曰此實人火非曰天災至如成周宣榭火卜代逾長漢武建章宫災盛德彌永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陛下將避正殿於大禮有乖從之乃御端門賜宴二十二日以災告廟

下制遣内外文武九品以下上封事極言正諫無有所諱于是劉承慶上疏曰日者變生人火損及神宫驚惕聖心震動黎庶臣謹按左氏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因人而興故指火體而稱天火不知所起直以所災言之其名雖殊為害不別王者舉措誉為必關幽顯幽謂天道顯謂人事幽顯迹通天人理合今工匠宿藏其火本無故燎之心明堂教化之宫復非延爐所及孽煨潛扇倏忽成災雖則因人亦關神理臣愚以為所營

佛舍既僻在明堂之後又前逼牲牢之筵兼以厥治崇大功多難畢立像弘法本擬利益黎元傷財役人却且煩勞家國聖人動作必假天人之助一興功役二者俱違厥應昭然殆將緣此臣以為明堂是正陽之位至尊所居展禮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會神靈依憑營之可曰大功損之實非輕事既失嚴禋之所復傷孝理之情豈合承恩耽樂安然酺宴但以火氣初止尚多驚懼餘憂未息遽以歡事逼之臣恐憂喜相爭傷于情性故傳

曰可憂而樂取憂之道夫火陽氣歡樂陽事火氣方勝
不可復興陽事臣聞災變之興至聖不免聿修其德來
患可禳也陛下垂制博訪詳求至理而左史張顒以為
火流王室彌表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稱當彌勒
成佛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而壞斯寔諂佞之
邪言寔非君臣之正論掩昧王化無益萬幾審其致災
之理詳其降眚之由無戾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
兆人蒙賴福祿靡窮其年三月又令依舊規制重造凡

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寶鳳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圜繞施鐵渠以為辟雍之象至天冊萬歲二年三月二日成號通天宮萬歲通天元年四月三日鑄九鼎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四方列焉神州鼎名永昌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興雍州鼎名長安兖州鼎名日觀青州鼎名少陽徐州鼎名東源揚州鼎名江都荊州鼎名江陵梁州鼎名成都八州鼎各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石用銅二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各寫本州山川物產之像仍令著作郎賈膺福殿中丞薛昌容鳳閣主事李元振司農錄事鍾紹京等分題之左尚方令曹元畫仍令宰相諸王率南北宿衛共二十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曳之自玄武

門外曳入天后自製曳鼎歌調令曳者唱和九鼎初成馬其時又造大儀鐘歛天下三品金竟不成

制令以黃金千兩塗之納言姚璹諫曰夫鼎者神氣貴在質朴自然無假別為浮飾臣觀其狀先有五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方為炫耀從之開元二年八月十八日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東都九鼎銘其神州銘武后所制文曰羲農首出軒昊膺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下光宅海内雍熙上玄降鑒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等奏曰聖人啟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館詔從之開元五年正月幸東都及將行大享之禮太常少卿王忠仁太常博士馮宗陳貞節陳貞節議載文苑英華等咸以則天所造明堂有

乖典制奏議曰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天垂象聖人則之蒿高柱茅簷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丙巳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極上帝之宮乎按漢武初議立明堂于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于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創造南郊以申嚴配其後常取丙巳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宗天皇大帝議明堂制度久之不決因而遂止者何

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遙禮經且秦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以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總禁闈之政藉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圮之期攝和熹從權之制以為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已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門儲精營室爰從朝享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為神靈感動之象也于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址興重閣層樓之

基煙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寔貽誡煨燼甫爾遽加修復況乎地殊丙巳未答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命事昧彝典神不昭假英華本尚有數十字況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闢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沈默當須審巧歴之計擇煩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而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詔令所司詳議奏聞刑部尚書王仁惠等奏議咸請改易依舊造乾元殿乃下詔改明堂

為乾元殿每臨御宜依正殿禮自是駕在東都常例以元日冬至于乾元殿受朝賀竟無改易唯改其門名而已 至十年十月十五日復題乾元殿為明堂而不行饗祀之禮至二十六年十月二日詔將作臣康䛒素往東都毁明堂䛒素以毁拆勞人遂奏請且拆去上層畢于舊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署八角樓樓上有八龍騰身捧火珠珠又小于舊制周圍五丈覆以貞瓦取其永遠依舊為乾元殿其時訛言官遣取小兒埋于明堂之下以為厭勝之法村邑兒童藏于山谷上惡之乃令主客郎中王佩宣慰久之乃定先是貞觀十七

年七月京師訛言遣棖棖殺人以祭天狗遞相驚怖月終乃定又天寳五年三月十七日有流星如月墜于東南有聲京師訛言官遣棖棖捕人心肝以祭天狗人相驚恐發使安之乃定

唐會要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唐會要卷十二

宋　王溥　撰

饗明堂議

顯慶元年六月十八日修禮官太尉無忌等奏伏見祠令以高祖大武皇帝配五天帝於明堂太宗配五人帝亦在明堂之側座臣等謹按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祭之明堂自緣從

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制祀明堂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以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議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為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惟

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袵配食良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

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配云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韜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名入各以其職命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殁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禮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

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南齊蕭氏以武王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草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世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宗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構有唐建絶代之丕業啟祚汾晉創聖歴之洪基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世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

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亦有舊章昔者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事奉祀高祖於圜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武拯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准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從之

儀鳳二年八月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明堂大享准古

禮鄭玄義祀五天帝王肅義祀五行帝貞觀禮依鄭義
祀五天帝顯慶以來新修禮祀昊天上帝又乾封二年勅
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又奉上元三年三月勅
五禮行用已久並依貞觀年禮為定又奉去年勅並依
周禮行事今用樂須定所祀之神未審依定何禮臣以
去年十二月録奉至今年未奉進止所謂樂章不定上
及宰臣並不能斷乃詔尚書省詔學者更參議之事仍
不定自此明堂大饗兼用貞觀顯慶二禮禮司益無憑

準天授二年春官郎中韋叔夏奏明堂大饗議曰謹按禮明堂大饗惟祀五方五帝故月令季秋令云是月也大饗帝則典禮所云大饗不問卜鄭玄注云謂徧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是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據此諸文明堂正禮惟祀五帝配以祖宗及五帝五官神等自外餘神並不合預伏惟陛下追遠情深崇禮志切故於明堂饗祀加昊天上帝

皇地祇重之以先帝先后配享此乃補前王之闕典宏嚴配之虔誠往以神都郊壇未建乃於明堂之下廣祭衆神蓋義出權時非不刋之禮也諸神並合從祀于二至明堂總奠事乃不經然則宗祀配天雜以小神同薦於嚴配之道理有不安望請每歳元日惟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岳以下請依禮於冬夏二至從祀方丘圜丘庶不煩瀆

聖歷元年閏臘月十九日制每月於明堂行告朔之禮

司禮博士閭丘諝班思簡等奏議臣等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惟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國都鄙干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之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歲首元日於通天宫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已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則聽朔之事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云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

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
莫之行用按月令云其帝太昊其神勾芒者謂之宣布
時令告示下人其令詞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為敬授之
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
謂天子每月朔日以祖配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
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又
鄭玄注論語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是諸侯之禮明矣今王者行之非

所聞也按鄭所謂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於人列在祀典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謹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為近代無明堂無告朔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即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享祭何為告朔獨闕其文若以為有明堂即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

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詳求今古博考載籍旣無其禮不可習非望請停每月一日告朔之祭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須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之義也奉禮郎張齊賢議曰禮官狀云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告朔是知他月則天子告朔矣又按左氏傳以魯侯不告朔為棄時政則諸侯閏月亦告朔矣又按周禮太史職須告朔于邦國之中禮記玉藻天子聽朔

于南門之外皆有閏月王居門之事是天子亦以閏月告朔矣非天子不告而諸侯告也穀梁子去聖尚近雖閏月告朔之義與左氏不同然皆以天子諸侯每月當行告朔之事兩禮之設其文甚著不可謂經史無正文也又禮官狀云周禮天官太宰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懸法于象魏使萬人觀象浹日而斂之即是為禮記玉藻之聽朔因此遂謂王者惟以歲首元日一告朔此說非也何者太宰所云布治于邦國都

鄙者布其所掌太宰之典也故地官司徒職則布教典
春官宗伯職則布禮典夏官司馬職則布政典秋官司
寇職則布刑典惟冬官司空職亡以五官之職言之則
其職亦當布事典也此乃六官各以正月之吉宣布其
職之典非告朔也干寶之注經所云正月之吉者即是
正月之朔日也故解云吉是朔日也今云告朔日者是
傳寫之誤不可據以為說也又禮官狀云每月告朔者
諸侯之禮故云左氏傳云既視朔遂登觀臺今王者行

之非所聞也又云以天子之尊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須
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謂此大謬也何者左氏所言
視朔者猶玉藻之聽朔也今禮官據左氏有魯侯行視
朔之禮即謂諸侯每月當告朔玉藻亦有天子行聽朔
之禮又有閏月王居門之事若謂天子惟歳首一告朔
何其一取而一舍也又孝經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
天明又云明王以孝理天下豈有王者設敎使諸侯尊
祖告朔而天子不告也非所謂以明事神訓人事君之

義又禮官狀云鄭所謂告其時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此又非也何者鄭注惟言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不指言天帝人帝但天帝人帝並配五方時帝之言包天人矣既以文王武王作配則是並告天帝人帝諸侯受朔于天子故但於祖廟告而受行之天子受朔於上天理宜於明堂告其時之天帝人帝而配以祖考也故王藻疏載賀瑒義亦以時帝為是靈威仰等五天帝且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饗親今若但告人帝則

聖人之道未備非所謂能享也又禮官狀云天子每月朔旦告祭然後須之則諸侯安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足明太宰以歲首宣布一歲之令太史從而須之令既須矣政既行矣而王猶月月告朔復欲何所宣布者春官太史職云須告朔于邦國是總須一歲之朔於天下諸侯故諸侯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而王猶月月告朔者須之於官府都鄙也此謂畿内彼謂畿外事不相關也又禮官狀云漢魏至今莫之用者秦人滅學經典不存

漢祖馬上得之未能備禮自魏已下喪亂弘多豈可以漢魏廢禮欲使朝廷法之也又禮官狀云禮論等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禮論王珉范甯等議有明堂每月告朔之禮者崔靈恩三禮義宗廟祭服義亦載天子視朔之服不可言無正文也又貞觀顯慶禮及祠令非徒無天子每月告朔之文亦無天子歲首告朔之事今禮官何以言天子歲首一告朔乎借矛擊盾昭然易了每月告朔在禮不疑尊祖配天於義為得

若乃創制垂統損益舊章或欲每月聽政或欲孟月視朔此則斷在宸極事關執政固非羣議所得參詳鳳閣侍郎王方慶又奏議曰謹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蓋所以明天氣統萬物動法於兩儀德被於四海者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太廟為主漢代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為一漢左中郎將

蔡邕立義亦以為然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太學取其圜水則謂之辟雍異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南郊總校受十二月之政還藏于祖廟月取一政班于明堂諸侯以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生災害不作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

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議稱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謹按春秋文公十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曰閏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曰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

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也禮官又稱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干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元日通天宫受朝須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王者告朔之事者

臣謹按玉藻云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玄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謂今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及布政自是古禮孟春上辛總校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之禮耳而月取一政須於明堂其義昭然有未行也即如禮官所言遂闕其事臣又按禮記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陽明

堂總章玄堂即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舊説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守之年一入也今禮官立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臣亦不敢同鄭玄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為告朔之日則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拒冬則汁光紀季月則含樞紐也並以始祖配之焉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享祭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

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其羊存猶可識禮羊亡其禮遂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也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遂闕漢武帝封禪始建明堂於泰山既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漢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雍為禘祫祭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户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尚傳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

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乎晉末戎馬生郊禮樂衣冠掃地總盡暨於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度南遷蓋寡彛典殘缺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旣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舊文以為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則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

所以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証
在臣誠實有疑陛下肇建明堂聿遵古典告朔之禮猶
闕舊章欽若稽古應須補葺若每月聽政於事亦煩孟
月視朔恐不可廢上又令春官廣集衆儒取方慶所奏
議定得失當時大儒成均博士吳陽吾太學博士郭山
惲奏曰臣等謹按周禮禮記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之
禮天子頒告朔於諸侯秦政滅詩書由是告朔禮廢今
若循古頒朔每月依行禮貴隨時事須沿革望依方慶

議用四時孟月朔日及季夏於明堂修復告朔之禮以頒天下其帝及神請依方慶用鄭玄議告五時帝於明堂上則嚴配之道通於神明至孝之德光被四海從之

神龍元年九月五日親祠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以高宗天皇大帝配永泰三年正月禮儀使杜鴻漸等奏冬至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配孟夏雩祀昊天上帝請以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配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

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宗配享臣與禮官學官憑據經
文講求正義事皆明白理無可疑去年又與薛頎歸崇
敬同見延英備承聖旨祖宗配祭宜以殷周爲法昊天
時祀一遵皇唐之禮德音詳定乆未施行制曰可
元和元年八月太常禮院奏曰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
上帝謹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謹按經
文今太廟附享禮畢大享之日准禮合奉皇考順宗至
德大聖大安孝皇帝配神作主詔曰敬依典禮

十五年五月太常禮院奏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謹按禮文皇考配坐今年季秋准禮合奉憲宗聖文章武皇帝配神作主詔曰敬依典禮

廟制度

武德元年六月六日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備法駕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祔於太廟貞觀九年命有司詳議廟制諫議大夫朱子奢議曰臣等謹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邦

君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流分塗並馳各相師祖遂令歷代祧祀多少參差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茲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是賤可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准冠履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且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天子五廟纔與子男相埒以多為貴何所表乎愚以為諸侯立高祖已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

立高祖已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昭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庶前依晉宋傍憾人情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自義乖闕里學滅秦庭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是所見而起異端自昔迄今多歷年代語其大略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為萬世之彝則臣等奉述睿

旨討論載籍紀七廟者實多稱四廟者蓋寡校其得失
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
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咸
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于荀卿孔安國劉歆
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商較古今咸以為然故
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
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
乎若使違羣經之正說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

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于大臣諸侯之制上僭于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分不同者也臣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制從之于是增修七廟始崇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為六室焉初議欲立七廟以涼武昭王為始祖太子左庶子于志寧以為武昭遠祖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竟從之

貞觀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禮部尚書許敬宗奏皇祖弘農府君廟應迭毀謹按舊儀漢丞相韋玄成以為

毀主瘞埋但萬國宗享有所從來一旦瘞埋事不允愜
晉博士范甯意欲别立廟奉征西等主安置其中方之
瘞埋頗叶情理然事無典故亦未足依又議者言毀主
藏于天府按天府祥瑞所藏本非斯意今准量去祧之
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時廟制與古不同
共堂别室西方為首若在西夾之中仍處尊位祈禱則
祭未絶祇享方諸舊義情實可安弘農府君廟遠親宜
殺詳據舊章禮合迭毀臣等叅詳遷奉神主於夾室本

情篤敬在理為允從之其月二十八日太宗文皇帝祔于太廟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初有司請依典禮上欲留神主於内寢旦夕申如在之敬有詔停祠廟英國公李勣等抗表固請曰竊以祖功宗德節中之明典武穆文昭嚴配之洪法愛敬之至奉由兹道禮有節文事經列聖苟違斯義國家貽恥况逾月之外須仰大祫下管登歌發暢雅頌郊天配帝光華勲烈如停祔禮諸美咸棄伏願取法前王垂訓翼子乃許焉

神龍九年五月東都創制太廟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昔荀卿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代有一國者事五代則天子七廟古今達禮故商書稱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祭

法稱王立七廟一壇二墠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莫不尊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祫祭之禮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之廟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之廟太祖東嚮昭南嚮穆北嚮太祖者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太祖之外更無始祖但商自玄王已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已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世數既遠遷廟親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

受命無始封祖即以高皇帝為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為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太祖其高皇太皇處士君等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為太祖其征西豫章頴川京兆府君等亦以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歷茲已降至於有隋宗廟之制斯理不易故宇文氏以文皇帝為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為太祖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

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世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國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今皇極再造孝思匪寧奉二月十九日勅七室已下依舊號尊崇續又奉三月一日勅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周朝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為始祖不合禮經或又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及鄭玄注詩詩雍序

云太祖爲文王說者以爲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爲太祖耳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之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爲始祖者殊爲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契始封湯武受命湯武之興祚由稷契故以稷契爲太祖即皇家之景皇帝是也涼武昭王勲業未廣後王失守國土不傳景皇帝始封實基明德今乃舍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考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參爲太

祖晉氏不以殷王卬為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為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為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為太祖則皇家安可以凉武昭王為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制下公卿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惟杜林正議獨以為周家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也武德貞觀之時主聖臣賢其去凉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以必不可立

故也今既年代寖遠乃復立之是非三祖三宗之意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宗廟事重祫祭禮崇先王以之觀德或者不知其說既灌而往孔子不欲觀之今朝命惟新宜應慎禮祭神如在理不可誣請準勑加太廟為七室享宣皇帝以備七世其始祖不合别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議曰謹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此載籍之明文古今之通制皇唐稽考前範詳採列辟崇建

宗靈式遵斯典但以開國之主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昔湯武受命祚因稷卨太祖代遠出於昭穆之上故七廟可全若夏繼唐虞功非由鯀漢除秦項力不因堯及魏晉經國周隋撥亂皆勛崇近代祖業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肇立宗祊罕聞全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至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皇家千

齡啟旦六葉重光景皇帝濬德啓唐代數猶近號雖崇於太祖親尚列於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惟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登遐神主升祔於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準禮復遷今止有光皇帝已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本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敬惟三后臨朝代多儒雅神祊事重禮豈虚存規模可沿理難變革宣皇既非始祖又廟無祖

宗之號親盡既遷其廟不合重立若禮終運往建議復
崇實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㫖請依貞觀之故事無
改三聖之宏規光崇六室不虧古義其時有制令宰臣
更加詳定禮部尚書祝欽明等奏言博士三百人自分
兩議張齊賢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
制七廟不合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請依張齊賢以景皇
帝為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從之
二年八月崇祔先皇帝太祖景皇帝世祖元皇帝高祖

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皇考高宗天皇大帝皇兄義宗孝敬皇帝于東都之太廟親行享獻之禮樂章並用貞觀舊詞

開元四年七月十八日太常卿姜皎及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等上七廟昭穆議曰禮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昭穆迭毀而太祖常存聖人之大典也若禮名不正則奠獻無序矣謹按中宗孝和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睿宗大聖真皇帝是中宗之弟以六月升遐甫

及仲冬禮當遷祔但兄弟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禮昭穆須正謹按禮論晉太常賀循議云禮兄弟不相為後也故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上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懷帝自繼於世祖而不繼於惠帝其晉惠帝當同陽甲孝成別出為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世昭穆位同不可兼毀二廟此蓋禮之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已上也尊者統廣故恩及遠祖若

旁容兄弟上毀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於七世之義也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出為別廟時祭不虧大祫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正獻祼長序此萬代之典敢不颺言從之初令以儀坤廟為中宗廟至八月九日勑宜於太廟西少府監賜坊別造中宗廟隸入太廟署開元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復中宗神主于西廟十六日祔睿宗昭成皇帝主於太廟

十一年四月國子祭酒徐監上表曰臣謹按禮稽命徵

虞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諸侯五廟而魯用天子之禮并后稷姜嫄為七廟故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伏以中宗孝和皇帝受命中興化人以德雖別廟薦享而聖心未安將革前規移入太廟臣恭詳自古廟制夏殷周漢各自立廟不同一處漢光武以中興崇儉故七室共堂而歷代尊行以為折衷今太廟七室皆有神主孝和皇帝既須入廟先有夾室見空望奉移安此室内既同太廟八室祭享是同在於情理實為

允愜五月一日遷中宗神主祔於太廟其年七月二日
詔曰朕聞王者乘時以設教因事以制禮沿革以從宜
為本取舍以適會為先故損益之道有殊質文之用斯
異且夫至德之謂孝所以通於神明大事之謂祀所以
虔於宗廟當覽古典爰詢廟制遠則殷周事異近則漢
晉道殊雖禮文之不同固嚴敬之無二况恩以降殺而
疎廟以遷毀而慶雖式瞻古訓禮則不違而永言孝思
情所未足其祧室宜别為正室將使親而不盡遠而不

祧廟以存貌宗由尊立俾使四時式薦不闕於毀主百代靡遷匪惟於始廟所謂變以合禮動而得中嚴配之典克崇肅雍之美兹在太廟宜置九室令所司擇日啓告移造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孟州池水縣虎牢關是太宗擒王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峯有高祖太宗像在一堂之内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於軒臺風雲疑還於豐沛誠宜百代嚴奉萬邦所瞻西漢故事

祖宗所嘗行幸皆令郡國立廟今緣定覺寺理合毁折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峯改造一殿四面兼置垣牆伏望號為昭武以昭聖祖受功之盛興功日望令差東都分司郎中一人薦告至畢功日别差使展敬制可王者大勲被于率土宗社之典敬而不私郡國立廟非古也

六年五月禮儀使奏武宗昭肅皇帝祔廟并合祧去舊廟等事伏以自敬宗文宗武宗兄弟相及已歴三朝昭穆之位與承前不同所可疑者其事有四一者兄弟昭

穆同位不相為後二者已祧之主復入舊廟三者廟數有限無後之主則宜出置別廟四者兄弟既不相為後昭為父道穆為子道則昭穆班不合異位據春秋文公二年躋僖公何休云躋升也謂西上也惠公與莊公當同南西上隱桓閔僖當同西北上孔穎達亦引斯義釋經又賀循云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上繼元帝晉元簡文皆用此義蓋以昭穆位同不可兼毁二廟故也尚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且殷家兄弟相及有至

四帝不及祖禰何容更言七代於理無疑矣二者今已兄弟相及同為一代矯前之失則合復祔代宗神主於太廟或疑已祧之主不宜更入太廟者按晉元明之時已遷豫章潁川矣及簡文即位乃元帝之子故復豫章潁川二神主於廟又國朝中宗已祔太廟至開元四年乃出致别廟至十年置九廟而中宗主復入太廟則已遷復入亦可無疑矣三者廟有定數無後之主出置别廟者按魏晉之初主多同廟蓋取上古清廟一宫尊遠

神祇之義自後晉武所立之廟雖云七主而實六代盖景文同位故也又按魯立姜嫄文王之廟不計昭穆以尊尚功德也晉元帝上繼武帝而別享惠懷愍三帝時賀循等諸儒議別立廟親遠義疎都邑遷異于理無嫌也今以文宗棄代纔六年武宗甫爾祔上遽移別廟不齒宗祖在於有司非所宜議四者添置廟室按禮論晉太常賀循云廟以客主為限無拘常數故晉武帝時廟有七主六代至元帝明帝廟皆以十室及穆簡二帝皆

至十一室自後雖遷故祔新大抵以七代為準而不限室數伏以江左名儒通賾覩奧事有明據足可施行今若不行是議更以迭毀為制則當上及高曾未盡之親而有不忍臣子恩義之道謹備討古今參校經史上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以存高曾之親下以敬宗文武二宗同為一代于太廟東間添置兩室定為九代十一室之制以全臣子恩敬之義庶將協大順之宜得變禮之正折古今之紛互立羣疑之杓指俾因心廣孝永燭於

皇明昭德事神無虧於聖代勅旨宗廟事重實資參詳宜令尚書省兩省御史臺四品已上官大理卿京兆尹集議聞奏尚書左丞鄭涯等奏夫禮經垂訓莫重於嚴配必參損益之道則合典禮之文况有明徵是資折衷伏以自敬宗文宗武宗三廟祠位皆以兄弟考於前代理有顯據今謹詳禮官所奏並上稽古文旁摭史氏協于通變允謂得宜臣等商量伏請並依禮官所議從之

唐會要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會要卷十三至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録監生臣汪承泰

唐會要卷十三

宋 王溥 撰

親饗廟

太宗二 貞觀三年正月十日上有事於太廟十七年四月十一日親謁太廟謝承乾之過

蘇冕曰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云陛下踐阼已來宗廟之享未曾親事遂使大唐一代之史不書

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詒厥孫謀垂則來葉且貞觀三年已親饗廟矣未知何事致此不同

高宗四　永徽三年正月十八日乾封元年四月八日總章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儀鳳二年正月十四日

中宗一　神龍元年十月六日以安國相王與左羽林將軍李多祚為參乘侍御史王覿上疏諫曰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宜逼奉至尊將帝弟而連衡與我君而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漢文帝

引趙談驂乘袁盎伏車前諫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英豪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于是斥而下之多祚雖無趙談之累亦非卿相之重不事循省無聞固讓豈國之良輔更無其人史官所書將示於後何袁盎之強諫獨微臣之不及

睿宗一　景雲三年正月一日

玄宗七　先天元年十月四日開元六年十月六日時有司撰儀注以祭祔之日車駕發宮上謂宰臣曰祭先

齋所以齊心也據儀注祭之日發大明宫又質明行事縱見星早發是移辰方到質明之禮其可及乎又朕不宿齋宫即安正寢情所不敢宜於齋所設齋宫五日赴行宫宿六日質明行事庶合於禮宋璟等稱聖情深至請即施行詔有司改定儀注六日上自齋宫步詣太廟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告巡陵也皇帝乘玉輅百官乘馬侍從禮畢乘馬還宫初儀注自大次施褥至殿前有勑一切不許及皇帝之出也履地而行禮畢祀行神于西

門天寶元年二月十八日六載正月十七日十載正月九日至十日赦文云自今已後攝祭薦享太廟其太尉行事前一日致齋具羽儀鹵簿公服引入親授祝版乃赴齋所十三載二月八日上高祖㣲號

肅宗二　乾元元年四月十三日元年建子月二十九日

代宗一　廣德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德宗四　建中元年正月四日貞元元年十一月十日

六年十一月七日九年十一月九日前一日有勅至廟行禮不得施褥至敬之所自合履地而行至南郊亦宜準此

憲宗一　元和二年正月上親薦獻太清宫朝享於太廟初享諸宫室備極誠敬及享德宗順宗流涕嗚咽不自勝侍臣及舉冊讀冊官等皆相顧而感泣也

穆宗一　長慶元年正月

敬宗一　寶歷元年正月

文宗一　太和三年十一月

武宗二　會昌元年正月五年正月

宣宗一　大中七年正月

懿宗二　咸通元年十一月四年正月

僖宗一　乾符二年十一月

昭宗二　龍紀元年十一月天復元年四月

禘祫上

上元三年十月三日有司祫享于太廟時議者以禮緯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一禘而再殷祭兩義互文莫能決斷太學博士史玄璨議曰按禮記正義列鄭玄禘祫志云春秋傳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於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何祫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年春禘于羣廟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六年當祫八年當禘昭公十一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祫為平

卯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云有事于武宫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于襄公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已後隔三年祫祫已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自此禘祫之祭依玄璨議

開元四年十月十日禘享太廟九室命有司攝行禮初唐禮祫昭穆禘各于其室時禮官太常少卿韋縚奏曰準古禮五年殷祭一祫一禘其義聚昭穆定次序又孔

安國王肅等先儒皆以為序昭穆惟鄭玄云禘各於其室若如鄭玄則與享不異恐鄭說謬於周經請依古禮如王肅等議序列昭穆許之初開元六年秋睿宗皇帝喪畢祫享於太廟自後相承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紀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經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祫太常議曰禘祫二禮俱為殷祭祫為合食祖廟禘為禘序尊卑伸先君逮下之慈成羣祀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然而祭不欲數數則瀆亦不欲

疏疏則怠故王者法諸天道制祀典馬烝嘗象時禘祫如閏五歲再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為殷祭也謹按禮記王制周官宗伯並云國君嗣位三年喪畢祫于太祖廟明年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年再殷一祫一禘漢魏故事貞觀已後並用此禮又按禮緯及魯禮祫禘注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所謂五年再殷祭也以為三年一閏天道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禘一祫迭相承矣今太廟禘祫各自數

年兩歧俱不相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年之後併為再祫或五年之内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說五歲再殷之祭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為乖矣説者或云禘祫二禮大小不侔祭名有殊年數相去祫以三紀抵六而合禘以五斷至十而周有兹參差難為通計竊以三祫五禘之説本出禮緯五歲再殷之數同在其篇會通二文非相詭也盖以禘後置祫二周有半舉以全數謂之三年譬如三年一閏只用三十二月

其禘祫異稱各隨四時秋冬為祫春夏為禘譬如禴祠烝嘗其禮一也鄭玄謂祫大禘小傳或謂祫小禘大為殷則同肆陳之間或有增減通計之義初無異同葢象天之法相傳久矣惟晉代陳舒有三年一殷之議自五年八年至十一年十四年尋其議文所引亦以象閏為言且六歲再殷何名象閏五年一禘又奚所施矛盾之說固難憑也夫以法天之度既有指歸稽古之理若茲昭著禘祫二祭通計明矣今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夘四

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自此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又祫禘之説非惟一家五歲再殷之文既相師矣法天象閏之理大抵一同而禘後至祫或近或遠盈縮之度有二法焉鄭玄高堂生則先三而後二徐邈之議則先二而後三謹按鄭氏所序先三之法約三祫五禘之文存三歲五年之位以為甲年既禘丁年當祫己年又禘壬年又祫甲年又禘丁年又祫

周而復始以此相承祫後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後去祫四十二月而遥分析不均粗於算矣假如攻乎異端置祫於秋則三十九月為前二十一月為後雖小有愈其間尚偏竊據本文皆云象閏二閏相去則平分矣兩殷之序何不等耶且又三年之言本舉全數二周有半實準三年於此置祫不違之矣何必拘滯隔三正乎蓋千慮一失通儒之蔽也徐氏之議有異於是研覈周審最為可憑以為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若

甲年夏既禘丙年冬祫巳年夏又禘有象閏法豪釐不偏三年一祫之文既無乖越五嵗再殷之制疎數又均校之諸儒義實長矣今請依據以定二殷先推祭月周而復始時禮部員外郎崔宗之駁下太常令更詳舊議太常又執前議不改中書令李林甫又令集賢學士陸善經更加詳覆善經以其為義允于是太常卿韋縚奏曰頃在四月已行禘享今指孟冬又申祫祭合食禮頻恐違先典臣忝在持禮職司討論輒據舊文定其倫序

請以今年夏禘便為殷祭之源自此之後禘祫相代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其今年祫準禮合停望令有司但行時享則嚴禋不黷庶合舊章從之

天寶八年閏六月五日敕文禘祫之禮以存序位質文之變蓋取隨時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重熙累盛既錫無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弘不易之典自今已後每禘祫並於太清宫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玄象下以盡恭祝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祫其常

享則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已後每縁禘祫其常享無廢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

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今年十月祫享太廟并合享遷廟獻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義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太祖之位在西東向其下子孫昭穆相對南北為別無毁廟遷主不享之文徵是禮也自于周室而國朝祀典當與周異且周以后稷配太廟為始封之祖始封而下乃立

六廟廟毀主遷皆太祖之後禘祫之時無先於太祖者故太祖東向之位全其尊而不疑然今年十月祫享太廟伏請據魏晉舊制為比則構築別廟東晉以征西等四君為別廟至禘祫之時則於太廟正祖之位以伸其尊別廟登髙皇太皇征西等四府君以敘其親伏以國家若用此義則宜別獻祖懿祖立廟祫祭之以重其親則太祖於太廟遂居東向以全其尊伏以德明興聖二皇帝曩既立廟至禘祫之時常用享禮禮儀使太子少

師顔真卿議曰議者或云獻祖懿祖親遠廟遷不當祫享宜永閟於西夾室又議者曰二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祔藏於德明皇帝廟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空太祖東向之位臣伏以三議俱未為允且禮經殘缺既無明據儒者能比方義類斟酌其中則可舉而行之葢協於正也伏惟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君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

位屈已伸孝敬奉祖宗縁齒族之禮廣尊先之道此實
太祖明神蒸蒸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也
請依晉蔡謨等議至五年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
居東向之位懿祖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例此
有以彰國家重本尚順之明義足為萬代不易之令典
也又議者請奉遷二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
禮夫祫合也故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陳
於太廟而享於德明廟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

既乖尤失禮意固不可行也

貞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常卿裴郁奏曰禘祫之禮殷周以遷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封祖以高皇帝為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為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太祖其高皇處士君等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為太祖其征西潁川等四府君亦為屬

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為太祖中間世數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内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廟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懿獻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世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有所未安請下

百僚會議勅旨依行

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曰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晉朝博士孫欽議曰王者受命太祖及諸侯始封之君其已前神主據已上數過五代即毀其廟禘祫不復及也禘祫所及者謂受命太祖之後迭毀上升

藏于二祧者也雖百代禘祫及之伏以獻懿二祖則太祖已前親盡之主也擬三代已降之制則禘祫不及矣代祖神主則太祖已下已毁之主則公羊傳所謂已毁廟之主陳于太祖者是也謹按漢元帝下詔議罷郡國廟及親盡之祖丞相韋玄成議太上孝惠廟主皆親盡宜毁太上廟主宜瘞于園孝惠廟主遷于太祖廟奏可太上則太祖已前之主瘞於園禘祫不及故也則今獻懿二祖之比也自魏晉及宋齊梁陳隋相承始受命之

君立六廟虛太祖之位自太祖之後至七代君則太祖當東向位乃成七廟太祖以前之主魏明帝則遷處士主置于園邑歲時使令丞奉薦世數猶近故也至東晉明帝崩以征西等三祖遷入西除名之曰祧以準遠廟至康帝崩穆帝立於是京兆遷入西除同謂之祧如前之禮並禘祫所不及國朝始享四廟宣光并太祖世祖神主祔于廟至貞觀九年將祔高祖於太廟朱子奢請準禮立廟其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依晉宋以

來故事虛其位待遞遷方處之東向位于是始祔弘農
府君及高祖為六室虛太祖之位而行禘祫至二十三
年太宗祔廟遷弘農府君乃藏于西夾室文明元年高
宗祔廟始遷宣光皇帝於西夾室開元十年玄宗特立
九廟于是追尊宣皇帝為獻祖復列於室光皇帝為懿
祖以備九室禘祫猶虛太祖之位祝文於三祖不稱臣
明全廟數而已至德二載尅復後新作九室神主遂不
造弘農府君神主明禘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二年祔玄

宗肅宗於廟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始以太祖當東向位以獻懿二祖為是太祖以前親盡神主準禮禘祫不及凡十八年至建中二年十月將祫享禮儀使顔真卿狀奏合出獻懿二祖神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東面尊位請依東晉蔡謨等議為定遂以獻祖當東向以懿祖於昭位南向以太祖於穆位北向以次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蔡謨當時雖有其議事竟不行而我唐廟祧豈可為準臣嶸伏以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瘞毀遷藏禮有

義斷以獻懿為親盡之主太祖已當東向之尊一朝改
移實非典故謂宜復先朝故事獻懿神主藏於西夾室
以類祭法所謂遠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有禱
則祭無禱則止太祖既昭配天地位當東向之尊庶上
守貞觀之首制中奉開元之成規下遵寶應之嚴式符
合經義不失舊章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
受命之君諸侯始封之祖皆謂太祖故雖天子必有尊
也以尊太祖焉故雖諸侯必有先也亦以尊太祖焉故

太祖以下親盡而毀洎秦滅學漢亦不及制禮不列昭穆不建迭毀晉既失之宋又因之于是有建王廟之制于是有虛太祖之位夫不列昭穆非所以示人有序也不建迭毀非所以示人有殺也建王廟之制非所以示人有別也虛太祖之位非所以示人有尊也此禮之所由廢也謹按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祖祧也懿祖亦祧也唐未受命亦猶士禮也是故高祖太祖以天子之禮祭之不敢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若

易之無乃亂先王之序乎昔周有天下追尊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漢有天下追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唐有天下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則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又按周禮有先公之祧有先王之祧先公之遷主藏乎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之遷主藏乎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獻祖已下之祧猶先公也太祖已下

之祧猶先王也請築别廟以居二祖則行周之禮復古之道故漢之禮因於周也魏之禮因於漢也隋之禮因於魏也皆立三廟有二祧又立私廟四于南陽亦後漢制也以為人之子事太宗降其私親故私廟所以尊本也太廟所以尊正統也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情與問禮之本者莫不通其變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崇則太祖屬尊乎上矣下盡其殺則祧主親盡于下矣中處其中則王者主于祧中矣工部郎中張薦等議曰

昔殷周以稷契始封遂為不遷之祖其毁廟之主皆稷契之後所以昭穆合祭尊卑不差如夏以禹始封遂為不遷之祖故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此則鯀之親盡其主已遷左氏既稱禹不先鯀足明遷廟之主雖屬尊於始封祖者亦在合食之位矣又據晉宋齊梁北齊周隋史其太祖已上並同禘祫未嘗限斷遷毁之主伏以南北八代非無碩學巨儒宗廟大事議必精博驗於史册其禮僉同又詳魏晉宋齊梁北齊周隋故事及

貞觀顯慶開元禮所禘祫並虛東向既行之已久實羣情所安太祖處清廟第一之室其神主雖百代不遷永歆烝嘗上配天地位於郊廟無不正矣若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列屈已伸孝以奉祖禰豈非伯禹烝烝敬鯀之道歟亦是魏晉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壓尊之義也議者或欲遷二祖於興聖廟乃請别築室至禘祫年享之夫祫合也此乃分食殊乖禮意又欲藏於西夾室永不及祀無異漢代瘞園尤為不可輒敢徵據正經

考論舊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並從昭穆之位而虛東向司勳員外郎裴樞議曰禮之必立宗子者蓋為收其族人東向之主亦猶是也若祔於遠廟無乃中有一間等上不倫西位常虛則太祖永壓於昭穆異廟別祭則祫饗事主乎合食永闕比於姜嫄則推詳禖祀而無事理禮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由是言之太祖之上復有追尊之祖則親親尊祖之義無乃乖乎太祖之外輕置別

祭之廟則宗廟無乃不嚴社稷無乃不重乎且漢丞相韋玄成請瘞于園晉徵士虞喜請瘞於廟兩階之間喜又引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曾祖時享及二祧嵗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為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斯最近矣但當時議所處石室未有準的喜請於夾室中愚以為石室可據處之之道未安何者夾室謂居太祖之下毀主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未有卑處正位尊在旁居考理印心恐非允協今若

建石室於園寢遷神主以永安採漢晉之舊章依禘祫之一祭修古禮之殘缺為國朝之典故庶乎春秋之祭皆中理焉考功員外郎陳京議曰臣前為太常博士已於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奏議祫饗獻懿二祖所安之位請下百僚博採其議其時禮儀使顔真卿因是上狀與臣議異臣議未行伏見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詔下太常卿裴郁所奏大吉與京舊議相合伏以興聖皇帝則獻祖之曾祖懿祖之高祖夫以曾孫元孫祔列于高曾

之廟豈禮之不可哉實人情之大順也京兆尹韋武議曰凡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羣廟大合禘則各序其祧愚謂主遷彌遠祧室既修當祫之歲宜以獻祖居於東向而懿祖序其昭穆以極所親若行禘禮則太祖復筵於西以衆主列其左右是則於太祖不為降屈於獻祖無所壓毕考禮酌情謂當行此為勝同官縣尉仲子陵議曰今儒者乃援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獻祖權居東向配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

凡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文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夏后廟數未足之時而言禹不先鯀乎且漢之禘祫蓋不足徵魏晉已逺太祖皆近是太祖之上皆有遷主歴代所疑或引閟宫之詩而永閟或因虞主之義而瘞園或縁逺廟為祧以築宫或言太祖實卑而虛位惟東晉蔡謨憑左氏不先食以為説令征西東向詳其數事此最不安且蔡謨此議非晉所行前有司不本謨改築之言取征西東向之一句為萬代法此其不可甚也臣又

思之永閟寢園則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權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定別築一室義差可安且興聖之於獻祖乃曾祖也昭穆有序享祀以時伏請奉獻懿二祖遷祔于德明興聖廟此正大孝也或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別廟是分食也何合之為臣以為德明興聖二廟每禘祫之年亦皆饗薦是亦合食奚疑於二祖乎其有二十七日吏部郎中柳冕上禘祫議証凡一十四道以備顧問并議奏聞至三月十二日祠部奏郁議狀至十一年七月十二日勑于頎等議狀所請各殊

理在討論用求精當宜令尚書省令百寮與國子監儒官切磋舊狀定其可否仍委所司具件奏聞其月二十八日左司郎中陸贄奏曰臣竊尋七年百寮所議雖有一十六狀其歸趣三端而已于頎等一十四狀並云復太祖之位張薦狀則云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之位韋武狀則云當祫之歲獻祖居于東向行禘之禮太祖復筵於西謹按禮經及先儒之説復太祖之位正也義在不疑太祖之位既正獻懿二主當有所歸詳考十四狀其

義有四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别廟三曰遷于園寢四曰祔于興聖藏諸夾室是無享獻之期異乎周人藏於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之别廟始於魏明之説禮經實無其文晉義熈九年雖立此義已後亦無行者遷於園寢是亂宗廟之儀既無所憑殊乖禮志事不足徵也惟有祔于興聖之廟禘祫之歳乃一祭之庶乎亡於禮者之禮而得變之正也寳應初立宗神主祔廟始遷獻祖懿祖神主於西夾室是時有司以國喪畢將行祫享以太廟既位當東向獻祖懿祖屬尊于太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不得居正位于是

永閟二祖神主於西夾室太常博士陳京議請準晉魏以來祫禮奉二祖出同合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之位又云若以太祖失尊位即請奉二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廟合享詔下尚書省雜議禮儀使顔真卿請依晉蔡謨等立議至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自懿祖太祖及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制是日宰臣百僚並同真卿之議奏留中不下將及祫享真卿又奏從之

唐會要卷十三

唐會要卷十四

宋　王溥　撰

禘祫下

貞元十二年禘祫祭太廟近例祫祭及親拜郊令中使引傳國寶至壇所昭示武功也至是上以傳國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禮官一人就内庫監引領至太廟焉

十九年三月給事中集賢學士陳京奏禘祫是審諦大

合祖宗次序之祭必尊太祖之位以正昭穆今年遇禘
伏思須定所議之禮是月勑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
衆議猶未精詳宜令百寮集議聞奏尚書左僕射姚南
仲等奏議狀五十七道有進止送尚書省吏集百寮都
商議定奏聞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人奏議請奉遷獻
祖懿祖神主祔于德明興聖廟為修廟未成今月十五
日内移獻祖主於德明興聖廟中一處安置九室數已
定請於德明興聖廟東北量地之宜權設幕屋為行廟

奉安神主俟新廟成準禮遷祔神主入新廟每至禘祫
年各于本室行享禮其月十五日户部尚書王紹等又
奏請於德明興聖廟添造兩室奉安神主今緣就舊廟
增脩則德明興聖廟殿南垣内陳設四室權安神主庶
為宜稱勑旨從之是月十五日徙二祖神主于德明興
聖廟二十四日有司行禘享于太廟自此景皇帝始居
東向之尊元皇帝已下依左昭右穆之列矣時鴻臚卿
王權議曰按祭法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毛詩清

廟章云清廟祀文王也不言太王王季也又按雍禘章疏云太王王季已上皆祔于后稷之廟蓋以太祖東向之位至公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之后稷之廟天下為公不敢以私奪公也又按鄭玄注云祭法曰古者先王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始祖廟今獻祖懿祖之主愚臣竊以為宜祔于興聖廟不當祭於太廟也如此則太祖東向之位得其尊獻祖懿祖之位得其所也時前後議者亦多言祔于興聖廟然引據無文上意不决

自寶歷已前太祖尚在昭穆位故虚東向以待太祖廣德二年太廟室數已滿二祖居夾室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凡十七年建中二年冬祫祭有司誤引東晉蔡謨議請虚東向當晉蔡謨議本請築宮廟以居潁川京兆以上四府君其宮廟未成以前請復虚東向之位待别廟成遷四府君神主于别廟然後太祖正東向之位雖有此議屬晉室兵革議不暇行建中初雖有司引蔡謨議虚東向之禮終亦不行乃誤以宣皇帝居東向降太祖

在昭穆之位是時上覽羣臣之議以太祖居東向是百代不刊之典以二祖皆是追崇非有土宇人民之尊禮當别祔廟及覽權議引據詩禮成文上意遂定遷二祖于德明興聖廟每禘祫年一享遂正太祖東向之位乃下詔曰奉遷獻祖懿祖神主正太祖景皇帝東向之位虔告之禮當任重臣宜令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太尉告太清宫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損攝太尉告太廟又下詔曰國之大事式在于明禋王者孝享莫重於殷祭

所以尊祖而重昭穆也朕承列聖之休德荷上天之眷命虔奉牲幣二十五年永惟宗廟之位禘嘗之序夙夜祇慄不敢自專是用延訪公卿稽參古禮博考羣議至于再三敬以令辰奉遷獻祖宣帝神主懿祖光皇帝神主祔於德明興聖皇帝廟太祖景皇帝正向東之位宜令所司備禮務極嚴重祇肅祀典載深感惕咨爾中外宜悉朕懷

會昌六年十月太常禮院奏嘗祀禘祫祝文稱號穆宗

皇帝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緣從前但序親以穆為皇兄未合禮文得修撰官朱儔狀稱伏以禮序尊尊不序親親陛下於穆宗敬宗武宗祝文恐須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於穆宗以下四室勑旨令禮官同商量聞奏者臣與今博士閔慶之修撰官朱儔檢討官王皡同考禮經更無別議請依前狀從之仍付所司

文德元年四月將行禘祭有司引舊儀禘德明興聖二廟及獻祖懿祖神主祔德明興聖廟通為四室時黃巢

之亂廟已焚毀及是將行禘祫議其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曰臣以德明等四廟功非創業義止追封且于今朝年代極遥昭穆甚遠可依晉韋泓屋毀乃已之例因而廢之勅下百僚會議禮部員外郎薛昭緯奏議曰伏以禮貴從宜過猶不及祀有常典禮當據經謹按德明實為遐遠推諸歷代莫有其倫自古典禮該詳無踰周室后稷實始封之祖文王乃建極之君且不聞后稷之前别議立廟以至兩漢之於劉累梁魏之於蕭曹稽彼

簡書並無追號迨于興聖事非經據蓋以始王于涼遂列為祖類長沙於後漢之代等楚元於宋高之朝悉無尊祀之名足為憲章之驗重以獻祖懿祖皆非宗有德而祖有功親盡宜祧禮當毁瘞遷于二廟亦出一時且武德之初議宗廟之事神堯聽之太宗參之碩學通儒森然在列而不議立皋陶涼武昭之廟葢知其非所宜立也尊太祖代祖為帝而以獻祖為宣簡公懿祖為懿王卒不加帝號者謂其親盡則毁矣春秋左氏傳曰孔子在陳聞魯

廟災曰其桓僖乎已而果如其言蓋以親盡不毀宜致天災炯然之徵不可忽也據太常禮院狀所引至德二年克復後不作弘農府君廟神主及晉韋泓屋毀乃已之議頗為明據深協禮經其興聖等四室請依禮院之議從之

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附享於太廟三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皇帝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皇帝母貞獻皇太后韋氏文宗皇帝母三后之崩皆作神

主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别廟每年五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太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以三太后祔享太廟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曰臣謹按三太后憲宗穆宗之后也二帝已祔太廟三后所以立别廟者不可入太廟故也與帝在位皇后别廟不同今有司誤用王彦威曲臺禮禘别廟太后於太廟乖戾之甚臣竊究事體有五不可曲臺禮云别廟皇后禘祫

於太廟祔於祖姑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
帝位如昭成肅明元獻昭德之比昭成肅明之崩也睿
宗在位元獻之崩也玄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肅宗在位
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為太廟合食之主
禘祫乃升太廟故未有位但祔祖姑之下今恭僖貞獻
二太后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
廟室時穆宗廟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為恭僖
別立廟其神主直題云皇太后明其終安置別室不入

太廟故也貞獻太后太中元年作神主別立廟其神主亦題為太后並與恭僖義同孝明咸通五年作神主合祔憲宗廟室憲宗廟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立別廟是懿宗祖母故題其神主為太皇太后與恭僖貞獻亦同帝在位后先作神主之例今以別廟太后神主禘祭升享太廟一不可也曲臺禮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儀注云內常侍奉別廟皇后神主入置於廟庭赤黃褥位奏云某謚皇后禘祫祔享太廟然後以神主

升今即須奏云某謚太皇太后且太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皇太后入列於昭穆二不可也若但云某謚皇后即與所題都異神不可憑依此三不可也古今禮要云舊典周立姜嫄别廟四時祭薦及禘祫與七廟皆祭惟不可入太祖廟爲别配魏文思甄后明帝母廟及寢依姜嫄之廟四時及禘皆與諸廟同此舊禮明文得以爲證今以别廟太后禘祫於太廟四不可也所以置别廟太后以孝明不可與懿安並祔憲宗之室今

禘享乃處懿安於舅姑之上此五不可也且祫合祭也合猶不入太祖之廟而況於禘乎竊以為並皆禘於廟為宜且恭僖貞獻二廟比在朱陽坊禘祫祔赴太廟皆須備法駕典禮甚重儀衛至多咸通之時累遇大享耳目相接年代未遥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以臆斷也或曰以三廟故禘祫於别廟或可矣而將來有可疑焉謹按睿宗親盡已祧今昭成肅明二后同在夾室如或後代憲宗穆宗親盡已祧三太后神主其得不入夾室乎

若遇禘祫即如之何對曰此又大誤也三太后若親盡合祧但當闕而不享安得處於夾室禘祫則就别廟行之歷代已來何甞有别廟神主復入太廟夾室乎時宰相孔緯以大祭日廹不可遽改時人非之

獻俘

武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秦王平薛仁杲凱旋獻俘于太廟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秦王破宋金剛復并州地凱旋獻捷于太廟

四年七月九日秦王平東都被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俘王世充竇建德及隋神器輦輅獻捷於太廟

貞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李靖俘頡利可汗獻捷于太廟

二十三年正月阿史那社尒執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獻于社廟太宗釋之以為左武衛大將軍

永徽元年九月七日高侃執單臯可汗獻太廟

顯慶三年十一月蘇定方俘賀魯到京師上謂侍臣曰

賀魯背恩今欲先獻俘于昭陵可乎許敬宗對曰古者出師凱還則飲至策勲於廟若諸侯以王命討不庭亦獻俘於天子近代將軍征伐克捷亦用斯禮未聞獻俘于陵所也伏以園陵嚴敬義同清廟陛下孝思所發在禮無違亦可行也十五日還獻于昭陵十七日告于太廟皇帝臨軒大會文武百寮夷狄君長蘇定方戎服操賀魯獻于樂懸之北上責之不能對攝刑部尚書長孫冲跪于階下奏曰伊儷道獻俘賀魯請付所司大理官屬

受之以出詔免其死

顯慶五年正月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討思結闕俟斤都曼獻俘於東都上御乾陽殿定方操都曼等以獻法司請斬之定方請曰都曼反叛罪合誅夷臣欲生致闕廷與之有約述陛下好生之德必當待以不死今既面縛待罪臣望與其餘命上曰朕屈法申恩全卿信誓乃宥之

總章元年十二月以高麗平獻俘於含光殿大會李勣

及部將已下大陳設于廷

乾封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李勣平高麗還上令領高藏等俘囚便道獻于昭陵仍備軍容奏凱歌于京城獻于太廟

永隆二年十月定襄道大總管裴行儉執降俘突厥阿史那伏念等獻之初行儉以伏念許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乃奏曰伏念為副將程務挺逼逐窘急而降上乃命斬于都市封行儉聞喜縣公行儉嘆曰渾濬前事古今同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来者因稱疾不出

開元二十六年六月幽州節度使副大使張守珪大破契丹林胡遣使獻捷擇日告廟

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勅幽州節度奏破奚契丹宜擇日告廟自後諸軍每有尅捷必先告廟

上元元年閏四月赦節文其諸軍所獲首級除元惡之外一切不得傳送

元和元年十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平西蜀生擒逆賊劉闢以獻上御興安門觀之命中使詰其叛狀劉闢曰

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為惡臣不能制上曰朕遣中使送旌節等何為不受闢引罪無詞命斬于子城之西南隅
二年八月平浙西擒逆賊李錡至闕下上御興安門親詰其反狀錡曰臣本不反張子良教臣上曰汝以宗臣為統帥子良為惡何不斬之而後入告錡不能對命獻太清宮太廟太社即與其男師回並腰斬于子城之西北隅
十二年十一月唐鄧隋節度使李愬平淮西擒逆賊吳

元濟以獻上御興安門大陳甲士旌旗於樓南文武羣臣皇親諸幕使人皆列位元濟既獻于太廟太社露布引之令武士執曳樓南攝刑部尚書王播奏請付所司制曰可大理卿受之以出斬於子城之西南隅
十四年二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奏今月九日淄青兵馬使劉悟斬李師道二人首級請降上御興安門受田弘正所獻馘賊羣臣稱賀於樓下授劉悟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李師道妻魏氏并女沒入掖庭堂弟師

和配流嶺表

長慶元年四月中書門下奏伏以太宗平突厥高宗平高麗皆告陵廟蓋以高祖嘗蓄憤於突厥太宗銳意于高麗武功未終後聖繼志亦既平盪所宜啟告伏以鎮冀一道幽薊八州不勞干戈盡復區宇豈必獻俘函首布告清廟下禮官擇日撰儀薦告太廟從之

太和三年五月宣慰使諫議大夫柏耆奏斬李同捷于将陵倉丁亥御興安門下受滄州所獻俘其李同捷母

妻并男元達等詣並宥之于湖南安置百僚稱賀於樓前翌日貶宣慰使栢耆為循州司户宣慰判官殿中侍御史沈亞之為虔州南康尉以擅入滄州取李同捷為諸鎮所怒奏論故也

會昌四年二月河東監軍吕義忠奏擒賊楊弁元榮并同謀大將軍五十四人獻俘于闕下其年八月平澤路梟逆賊劉正傳首京師十八日御興安門受獻其日先告宗廟社稷畢文武及在京九品官宗子諸親蕃各諸

道使客等並在樓前立班稱賀

中元四年七月徐州節度使時溥函送黄巢首級以獻帝受俘獻於行廟

光啓二年車駕幸興元邠州節度使朱玫立嗣襄王熅於京城十二月敗奔河中為王重榮斬首以獻上御興元城門閱俘受賀時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曰伏以偽熅違背宗社僭竊乘輿已就誅夷所宜稱賀然物議之間或有未允臣按禮經公族有罪獄既具有司聞于君

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是者三有司走出致刑君復謂之曰雖然固當赦之有司曰不及矣君為之素服不舉樂三日今偽熅皇族也雖犯誅死之罪宜就屠戮其可以朝羣臣而賀乎臣以偽熅迫脅之際不能守節効死而乃甘心逆謀宜出為庶人絕其屬籍其首仍委所在以庶人禮葬其大捷之慶當以朱玫首級到日稱賀從之

龍紀元年二月汴州行軍司馬李璠檻送秦宗權并妻

趙氏上御延喜門受俘百寮稱賀于樓前以之徇市告
社廟斬于獨柳樹
乾寧二年十一月邠州行營兵馬都統斬王行瑜函首
級獻于京師上御延喜門受俘馘百僚稱賀于樓前

唐會要卷十四